



(荷兰) 赫拉德·苏特曼 保罗·范霍文 著  
Gerard Soeteman Paul Verhoeven

# 黑皮书

Zwartboek

(荷兰) 劳伦斯·阿宾克·斯庞克 艾里克·布鲁斯 改编

Laurens Abbink Spaink Erik Brus

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工作坊 译

程绍刚 (荷兰) 林榕 审译

(荷兰)赫拉德·苏特曼 保罗·范霍文 著  
Gerard Soeteman Paul Verhoeven

# 黑皮书

## Zwartboek

(荷兰)劳伦斯·阿宾克·斯庞克 艾里克·布鲁斯 改编  
Laurens Abbink Spink Erik Brus

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工作坊 译  
程绍刚 (荷兰)林恪 审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字：19-2016-171

Copyright Screenplay: © Gerard Soeteman & Paul Verhoeven 2006

Copyright Novel: © Gerard Soeteman & Paul Verhoeven / Laurens Abbink Spaink 2006

Original Publisher: Uitgeverij Podium, Amsterdam

Based on the screenplay by Gerard Soeteman & Paul Verhoeven

Adapted by Laurens Abbink Spaink & Erik Brus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黑皮书 / (荷) 赫拉德·苏特曼 (Gerard Soeteman),  
(荷) 保罗·范霍文 (Paul Verhoeven) 著; (荷) 劳伦  
斯·阿宾克·斯庞克, (荷) 艾里克·布鲁斯改编; 荷兰  
文学基金会翻译工作坊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6.8

书名原文: BLACK BOOK

ISBN 978-7-5360-8054-6

I. ①黑… II. ①赫… ②保… ③劳… ④艾… ⑤荷  
… III. ①长篇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9586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策划编辑: 林宋瑜  
责任编辑: 揭莉琳 林 菁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刘 凇

---

|      |                                       |
|------|---------------------------------------|
| 书 名  | 黑皮书<br>HEI PI SHU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br>(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br>(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20开                      |
| 印 张  | 8.5 4插页                               |
| 字 数  | 110,000字                              |
| 版 次  |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30.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eph.com.cn>

荷兰文学基金会翻译工作坊：

蒋佳惠 管 舒 张 雯 李 梅 张京京

陈飒英

审 译：程绍刚 林 恪

# 目 录

引子 / 1

第一章 比斯博斯 / 3

第二章 肃静殡仪馆 / 32

第三章 保安部 / 60

第四章 晚会 / 98

第五章 解放 / 122

尾声 / 160

后记 / 161

## 引子

1934年，为了躲避在德国逐渐公开化的反犹主义，一个叫弗里茨·斯坦的德国犹太人偕他的妻子爱迪斯和两个孩子瑞秋和马克斯，从慕尼黑迁至阿姆斯特丹。经过了多番司法波折后，斯坦一家得到进入荷兰境内的许可并在河畔新城入住。在那儿居住的几年，他们丰衣足食。斯坦先生在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做钻石生意，他的妻子在家教音乐课。他们的孩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六岁，在上高中。小的那个叫马克斯，是个一向都很听话的学生，可瑞秋却长成一个十分叛逆的孩子，半年之后就辍学了。这也许跟她的年龄有关，或是因为搬家失去了好朋友，或是与在德国时所遭遇的困境有关。无论如何，瑞秋选择做艺术家，她的父母生怕她和家里越来越疏远，最终同意了她的选择。

在斯坦一家抵达阿姆斯特丹的六年后，荷兰沦陷。他们在混战初期逃往英国的计划无奈地落了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油船没有出现，后来，他们才听说根本就没有过这艘船。不久之后，弗里茨·斯坦的公司被勒令关闭。他们的光景一日不如一日，1942年秋，斯坦一家决定躲藏起来。其间已经24岁的瑞秋独自住在伦勃朗广场的一层公寓里，她不愿意又被所谓的抵抗者骗来骗去，因此她拒绝了躲藏。“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行。”她又起手

臂。这次她父亲提高了自己的音量。经过激烈的争执后，瑞秋屈服了，但她不愿与她的父母以及弟弟马克斯躲在一起。“我会恨你们的，”她说，“可我又太爱你们了。”告别随即而来。来荷兰避难时给他们做中介登记的那个海牙的公证员给他们安排了住处。斯坦家的人不知道彼此的去处，联系是不可能的事。等到历史中的这场误会得到纠正的时候，他们会再次相见。

## 第一章 比斯博斯

### 1

瑞秋·斯坦独自躲藏在荷兰一个多风的偏远地带。居住在那里的都是些敬畏上帝的农民，这些人的脾气跟他们耕种的土地一样固执坚硬。瑞秋藏身的那个农场是杰克玛家的。客厅隔壁那个小阁楼是她的房间。杰克玛把房门换成了一个摆放罐头的橱柜，可以随转轴转动开启。那房间很小，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斜屋顶上长满青苔的玻璃瓦照进她的房间。

瑞秋把《电影世界》杂志的图片贴在墙上，让她的藏身之处不至于死气沉沉。玛琳·黛德丽、莎拉·莱安德、莉莲·哈维，这些瓜子脸柳叶眉身穿礼服的大明星图片开始泛黄，出现裂痕。她们已经陪伴了瑞秋两年多。那是1944年9月，瑞秋26岁，但她长得既像个十八岁的女孩，又像是三十几岁的少妇，什么年龄都可以。她那不留岁月痕迹、永远年轻的脸庞，还有那梦幻的略带伤感的表情，可以变成一面完美的镜子：别人想看到什么模样，她就能变成什么模样。此时此刻，她也许是个将皈依基督教的犹太女孩。

杰克玛把帮助这个女孩当作他们的基督徒义务，所以她的灵魂也必须得到拯救。（但是每项义务都附带权利，杰克玛是这样解释



的，上帝并没有禁止他们向斯坦的公证员收取每周250荷兰盾的日常开支费以及风险承担费。）

瑞秋躺在床上。她随手翻开《圣经》，小声咕哝地背诵着一段章节，同时有节奏地打着响指。“耶稣说……砰叭，世界之光。吧嗒……吧唧。”她觉得那段文字不错，应该再给配上爵士乐。她刚想再翻一页，挂在床尾上方的那块写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窝”的小木板啪啪响起来。有人在客厅拉了木板后面那根沿着墙通到楼下的绳子。这表示一切正常，过会儿吃饭。瑞秋肚子有些饿了。她从床上跳起来，把裙子扣好，连最上面的一粒纽扣也扣紧，然后推了一下墙板。橱柜吱吱呀呀打开了，当她扶住橱柜的时候，罐头瓶里的扁豆和榲桲果在汁水里打战。她踏上楼梯，脸上露出一副虔诚的神情。

进入厨房时，她小声说：“早上好，杰克玛太太。”农妇点了点头表示问候。炉灶上一大锅粥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农妇正在往盘子里盛粥。六个孩子坐在桌边等着。“早上好。”瑞秋说。

孩子们礼貌地回应。她最喜欢的阳杰，一个金黄色短发、鼻子周围长着雀斑的八岁男孩，喊道：“早上好，瑞秋！”

他的母亲严肃地看着他：“我们不能叫她‘瑞秋’，你还记得吗？千万不能！”

阳杰在他母亲的目光下缩了回去。瑞秋走过他身边时很快地摸了下他的脑袋。她从橱柜里拿出《圣经》——这个死沉沉的、牛皮封面的东西，然后把装着糖浆的科隆瓷罐放在上面，拿着走向桌子旁边。

“妈！妈！”婷杰大叫，“她把糖浆罐放在圣书上，这可以吗？”

“那你呢？你不可以做什么？打小报告！”农妇朝瑞秋眨了眨眼睛。

瑞秋挺喜欢这个农妇。尽管她外貌丑陋、嗓门粗大，但实际上是个好人。杰克玛却截然不同：他严苛得近乎专制。有这样的男人在身边，她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宗教明文规定了朴素的、捂得严严实实的着装要求。她经常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偷瞄她身体的曲线部位。他看她时，带着那种统治者的目光。这个男人靠双手征服大自然，所以他就认为他拥有这种权利。

瑞秋知道自己长得出众。自从她十七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一张专业摄影照以后，她就知道了。对，有着柔和的鹅蛋脸、挺直的鼻子、丰满的嘴唇的那个女孩、那个女人，就是她。这张脸，再配上纤细柔软的身材，在和平年代总是给她带来好处。可在眼下这种环境里，身旁出现像杰克玛这种粗鲁的男人，她觉得自己更容易受到伤害。

那人进来了。后面跟着他那傻乎乎、眼睛凸起直勾勾地盯着她看的帮工。他们踢掉被雨淋湿的木鞋。

“雨停了，”农夫自言自语，“今天傍晚之前，牛圈得弄好。”他把糖浆罐从《圣经》上拿下来，指着孩子们说：“站好，快点！”

孩子们迅速站到自己椅子后面，等他们的父亲坐下后才坐回原位。除了瑞秋，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盘粥。她闻了闻粥的热气。

“孩子他爹，你不来一段吗？”农妇问道。

他摇摇头：“我们的客人肯定学会了新的一章。”

瑞秋双手交握放在面前空空的桌面上，虔诚地点了点头。

“很好。那就，闭上眼睛吧……”

“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绝不会在黑暗里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

“阿门！很顺，一点儿也没口误。她也可以吃了，婷杰宝贝。”等到瑞秋面前也放了一盘粥以后，他拿着勺子指着她：“假如你们犹太人当初也听从耶稣的话，现在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了……不说了。”

随你便，瑞秋心想。拿刀叉指你的人，永远不能信赖。她把科隆瓷罐拉到自己面前，故意用糖浆在粥上画了个十字。农夫朝她赞许地点点头，低头把脸凑近盘子呼啦呼啦开始吃东西。瑞秋使劲儿把十字搅和在粥里。

## 2

吃完中饭瑞秋又回到自己的小房间。看上去这又将是平凡的一天。这样的日子她已经在农场度过了几百天。外面下着雨，时间在慢慢溜走，虽然没什么活儿让她累着，瑞秋还是觉得既无精打采又精疲力竭。她试着读点东西，可是不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了。于是她不顾这家主人立下的众多禁令之一，决定到外面去。这将永远改变她的人生。

她带上手提式留声机离开自己的小房间。一边享受着外面的空气，她一边向农妇走去。农妇正在农场后面果树间的长绳上晾衣服。一阵微风把床单吹得鼓鼓的。

“你去哪儿？”妇人问。她的声音充满戒备。

“天气这么好，”瑞秋答道，“我想出去一下。”

“非去不可呀？他爹觉得你出来太危险，你知道他的。”

瑞秋挥了挥裹在毛巾里的小《圣经》，乖巧地说：“那如果我能够在晚饭前学会两个章节呢？”

妇人笑了：“得了，得了，那好吧，别让他们看见你就行。”

远处传来沉闷的轰隆隆的声音。瑞秋抬头看，哦，他们又来了！她看见很高的地方有几个小黑点在转晴的天空中画出一条条蒸汽粗线。

“美国兵又要轰炸了。”农妇淡淡地说。

那才好呢，瑞秋想。是得教训教训德国人了。她几乎完全不清楚战争的进展。杰克玛家把收音机看作魔鬼般的机器，就算有收音机，他们也会因为害怕侵略者而不敢收听。他们很少提及战争，那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对农民没用。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在这之前杰克玛只能紧紧守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土地、孩子、奶牛。但是对瑞秋来说，天上轰炸机的出现是好兆头，真是天意。她守在阁楼小窗边看到的飞机最近几个月翻了两倍。她感觉到自己胸中激情澎湃，跳了起来，挥动着手中的毛巾。“炸平他们吧！”她叫着，“炸平一切吧，对！”

“这听起来可不够慈悲。”农妇摇着头说。

瑞秋瞧见她嘴角掩藏的笑意。“可是，杰克玛夫人，”她说，“《旧约》里就是这样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公平合理。”

\*

她决定听从这恪守规矩的妇人的提醒，去小湖边，在那里她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不速之客。她把毛巾铺在木栈桥上，打开留声机，躺了下来。阳光温煦，好像一个人用巨大温暖的手抚摸她的身体。她把裙子的纽扣全部解开。闭上眼睛，思绪飘浮。她现在独自一人已经多久了？她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数。两年了，她没见过什么人，也没人问她过得好不好。她父母和马克斯杳无音信。她轻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已经两年没人触碰过她。没摸过手，没拍过肩，没捏过她的脸。什么也没有。她都记不得是谁最后一次亲吻她；不管怎样，那是常人无法忍受的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芦苇微微作响，湿润的土地散发出一种儿时经常闻到的令人充满期盼的气味。那时她幻想着未来，想长大了会怎么样。瑞秋一阵伤感，很快从手提箱里取出一张碟片。她上好发条，把一根新的唱针放入唱臂。

瑞秋从十六岁起就开始自己掌管自己的生活，就像她的父亲掌管着他的家庭一样。她唱歌，从小就唱，在家庭聚会上、和朋友一起、或是跟着收音机。她的母亲曾试图让她爱上古典音乐，但是没有成功。对瑞秋来讲，音乐一定得是爵士乐，如果不是爵士，那音乐不要也罢。当然，当她的母亲伴着钢琴唱舒伯特的歌曲时，也非常动听。可是假如瑞秋唱《请勿保留你的吻》，也同样悦耳，而且

会带来她母亲的音乐无法给予的一种东西——心灵的颤抖。

十四岁的时候她曾经有一次溜进戏院。她的父亲去柏林谈生意，带了她一起去。他在一个单调无趣的咖啡馆约见一个更加无趣乏味的先生。那时将近五点，她问父亲是否可以出去一会儿。她的父亲正忙着谈生意，摸了下她的脑袋，给了她一马克硬币就让她走了。她在柏林宽阔的人行道上走了一会儿。后来被一面灯光璀璨的带有红色天鹅绒窗帘的橱窗吸引住了。一个镶着一圈黄色小灯泡的相框里挂着一位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的照片。她坐在椅子上，穿白色衬衣，系短短的三角形领带，戴一顶礼帽。她的腿修长无比，而且完全裸露，连吊袜带都一览无余。照片上方用优美的字母写着“祖艾夫人”。瑞秋毫不犹豫地走到售票口，拿出那枚马克硬币。“我想进去。”她说道，用那种坐在椅子上的那女人肯定会赏识的语气。

一个胡子没刮干净的男孩，带着小丑般夸张的表情凑到玻璃窗的小口。“这不是给小女孩看的，”他笑道，“而是给……老先生们看的。”

“可是我已经二十岁了。”瑞秋说。她挺着肩膀，胸脯几乎压在玻璃窗上。“假如你不让我进去，我就喊警察，说你骚扰我，明白吗？”

男孩哈哈大笑起来，不但给了她一张门票，还把她的硬币从窗口退还给她。等一个人给她拉开布帘，并在昏暗的大厅将她领到座位上时，她发现里边没有什么老先生。只在后排坐着个脏兮兮的老男人，其余的都是情侣，还有几伙小青年。她拿到的原来是一等

座的票，她在一个靠近舞台的小桌子边坐下。还没坐稳，那个女人就上台了，和照片里一模一样。四个乐手跟在她后面慢慢地上来。女人站在闪亮的麦克风后面，整个大厅顿时变得异常安静。演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瑞秋看得出神。祖艾夫人的声音轻柔沙哑。几个微小的动作，一个手势、一个踢脚，都足以将瑞秋迷倒在座位上一动不动。在她不唱歌的间歇，乐队继续演奏，观众仍然保持安静。祖艾夫人掌控着全场。

瑞秋在木栈桥上翻了个身。也许祖艾夫人已经窘迫潦倒，悲惨死去，但是她那天下午在柏林的演出对瑞秋影响巨大——这个女孩在十四岁的时候因此下定决心：此生不当歌手人生就毫无意义。

她把唱针放到胶木唱片上，过了一会儿，那首沙哑的嗒嗒作响的《请勿保留你的吻》响起来。她感觉好了些，又躺了下来，但是立刻被一句德语吓了一跳：“嘿！姑娘！英文歌是禁止的！禁止——的！明白吗？”

### 3

瑞秋赶紧掩上裙子，停下唱片。老天！她的心怦怦直跳。那个德国佬在哪儿？她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朝芦苇的后面张望，什么也没看到，或者德国佬躲在……

突然她听到有人放声大笑。一条帆船向她驶了过来，船上有个小伙子，白色的风帆犹如电影屏幕，衬托出他轮廓鲜明的体形。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戴一顶帽子。由于咯咯直笑，他嘴角叨

着的香烟上下抖动着：“严禁英文，裸女除外！”

“哎呀，吓死我了！”瑞秋边说，边用裙子把身体裹得更紧，“我还当是德国佬呢。”“对不起啊。”小伙子止住了笑，“我可以将功补过吗？”瑞秋打量了他一下，他看上去其实挺和善的。而且呢……他很帅气，无忧无虑、肤色健康、肌肉发达——似乎战争对他毫无影响。“当然喽，就坐一下你的船吧。”在小伙子把船停过来的当口，瑞秋把留声机的箱子关了起来：“再给支烟吧。”

“好，给你压压惊。”小伙子递过来一盒烟。

“行啊……真正的英国货。好香！”

“黑市上买的。”小伙子漫不经心地说。瑞秋凑过去借火，一瞬间他们的脸离得很近，瑞秋感到浑身燥热。她暗自发笑，弯下身来把自己的东西递给他。真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

“你在那儿傻笑什么呢，上来呀……”

话音未落，便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和机关枪突突突的扫射声。

一架轰炸机低空掠过湖面，左侧的发动机冒着黑烟。在它上空，向它开火的那架德国战斗机呼啸而过。瑞秋清楚地看到这个空中堡垒的底部敞开，扔下一颗炸弹。两架飞机离他们只不过一百多米。她甚至已经看到了飞行员和机枪手。

“这是干什么呀？”瑞秋惊恐地说。

“减轻重量，”小伙子叫道，“以便再次升空！”

瑞秋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就像兔子被猎人的灯光照呆了一样。此时第二颗炸弹落了下来。

“趴下！”小伙子大喊，一把拽倒她。



瑞秋听到一声沉闷的巨响。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一股硫磺味袭来，炸弹就在木栈桥那儿爆炸，两人身上落满海藻、淤泥和各种水草。

瑞秋一直盯着轰炸机的飞行路线。只见它低空掠过田野，朝杰克玛家的农场飞去。第三颗炸弹在草地上炸了一个大坑。轰炸机略微升高，在农场附近扔下第四颗炸弹。紧接着，发动机一阵轰鸣，飞机直上云霄。瑞秋擦了下脸。此刻她的心中充满恐惧……果然，她看着那小飞船似的炸弹落到了农场的屋顶上。几秒钟之后，房子以及周边的仓库都在熊熊大火中炸成碎片。

瑞秋扔下自己的东西，冲上岸，穿过芦苇丛。

一到草场边，她就看到了那片火海。

农场的木屋顶仿佛火炬在燃烧。

她还想往前跑，小伙子拦住了她。“放开我，”她喊道，“那是我藏身的地方。那些孩子……我一定得去。”

“你看！”他指着说，“德国佬！”沙土路上，一辆德国军车和一辆消防车疾驰而来。“你不能回去。”小伙子惊恐地看着她，好像这才明白瑞秋的话。

“跟我来。”他说着，拉着瑞秋又钻进芦苇荡。

#### 4

小伙子匆匆忙忙地向瑞秋介绍：“我叫罗布·茂德林科。”

“我们去找我爸爸，他是种菜的，有大棚，你肯定可以在那